



军营新歌

短篇小说集

解放军文艺社

军 营 新 歌

短 篇 小 说 集·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成 都 部 队 印 刷 厂 印 刷·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5 $\frac{1}{2}$ ·字数 90,600

1976 年 5 月第 1 版·1976 年 5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137·7603 每册 0.3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短篇小说集。

这些作品，通过各个侧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战备训练、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新人新事，塑造了我军优秀的干部、战士的英雄形象，歌颂了我军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歌颂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

作品有时代特色，语言生动活泼。

封面设计：肖映川 陈亦邈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同烂漫的山花开遍祖国大地，全国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为了回击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我们编选了这本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短篇小说集。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军指战员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及文化大革命给部队带来的崭新面貌。作者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歌颂了我军在文化大革命以来锻炼成长的一代新人，他们的鲜明特点就是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从红卫兵成长起来的战士、青年干部，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广大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坚持继续革命，使部队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做出了新贡献。

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文艺

新兵。其中，有连队的战士、工农兵学员、机关干部，也有三结合的写作组。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从各种不同角度，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

我们满怀激情向读者推荐这些新人新作，并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部队现实斗争的优秀文艺作品出现。

目 次

军营新歌·····	崔洪昌 (1)
战士支委·····	廖西岚 (29)
祁红梅·····	高远征 (36)
归 队·····	舒鼎云 (50)
陈贵连长·····	伍青子 (70)
环岛防御·····	王树和 (90)
飞在前面的僚机 ·····	思 义 凌 玲 (113)
处长的大字 ·····	李卫华 宋小勇 (125)
征途万里·····	张凤雏 (138)

军 营 新 歌

崔 洪 昌

这是个天高气爽的上午。“钢刀连”一连指导员李云龙和连长周铁虎，兴高采烈地由团部大步往回走着。他们是到团部受领“训练先行连”任务的。近多半年来，全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担负紧张的战备施工任务，上级决定，“钢刀连”为全师训练先行连，提前下山进行军事基础训练，待部队全面铺开训练时，到各团进行一次五大技术巡回示范表演。临离开团部，分工负责他们先行训练的张健副团长，特意把他俩喊住，说：“战争年月，你们连是‘钢刀连’；批林批孔，战备施工，你们连是模范连；这次训练，你们打算搞个什么连呀？”

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保持光荣，发扬光荣，把连队建成个能文能武的‘钢刀连’！”

“对，对对！”副团长对两个年轻人的回答很满意，“一定要把精神变成物质，充分显示出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来！你们先开个支委会，明天我去动员。”

想起副团长的话，铁虎眉里眼里都是笑。他用胳膊肘捣了下走在身边的李云龙：“伙计，听到没有？副团长叫咱们拿出好成果哩！这是咱俩主持连队工作以来，接受的第一次训练任务，说下大天来，也得打响这一炮！”

“就这一炮哇？要炮炮不瞎火才行。”李云龙对他这位从入伍就在一个班里成长起来的战友说，“现在的问题是，咋个才能把这一炮打响，打准？”

“这好办。”铁虎不假思索地说，“有指标摆在那儿，只要咱下定决心，敢来它个猫舔虎鼻梁，我就不信拿不下这个‘制高点’！”说着，把拳头抡锤似地在空中一挥，就象老班长张健，讲述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全连插入敌心脏，夺取了制高点，截住敌人一个团的逃路，荣获“钢刀连”称号时那样自豪而又信心百倍。

“要下雨了！”李云龙看着天说。

铁虎信以为真，忙抬头看，不由笑道：“天蓝得象面镜子，云丝儿不挂一点，下哪家子雨！”

李云龙忍住笑：“那，你的‘关节炎’咋又患啦？”“关节炎”，是指铁虎过去那种“拚命干，不看线”的老毛病。

铁虎伸手打了对方一拳，不料李云龙一闪，铁虎被晃了个趔趄，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李云龙忙拉住铁虎道：“训练先行，可不光是个技术问题。怎样用革命大批判开路，把训练促上去？毛主席建军路线怎样在大家头脑里扎下根？技术难关又怎么攻？路子

走得对不对，对整个部队的训练都有直接影响。你我都没经验，担子不轻呀，伙计！”

“担子重才过瘾！”铁虎拍着胸脯说，“批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咱正愁憋足了的劲头没处使哩。再说，有副团长给咱们当顾问，没问题！”

铁虎认为没问题，是有根据的：第一，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全连干部战士的路线斗争觉悟都大大提高了，就象火车头挂钩，这个“帅”，早就挂稳妥了，下一步，开足马力，顺着道儿直跑就是了；第二，几年来，他和指导员一直是密锣跟紧鼓，配合得还算有板有眼；第三，副团长是个搞训练的“行家”……当然，要说没点问题，那也不现实。比如四班新战士李大增，休养才出院，入伍就参加施工，军事素质就差劲，让他参加示范表演，能给人家“表”出个啥名堂？对了！连部还缺个通信员，不如趁此机会……他扭头正想开口，见李云龙聚拢双眉、紧闭嘴唇的那股沉思劲儿，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怕李云龙不同意呀！

李云龙此时的心情不象铁虎那么轻松。他从铁虎刚才那几句对答中，特别是从最后这句“没问题”的轻松愉快的话语中，隐隐约约地觉得他这位“老伙计”，在思想领域的战场上，有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劲头了。能因为我们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同志们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就能说今后训练的方向问题全部解决了吗？能因为我们刚刚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训练就“没问题”了吗？林彪见孔老二去了，但他那套黑货并没有带进坟墓里去，它还

会在我们中间霉烂、发臭，毒害我们。“没问题”里面就恰恰孕育着“有问题”啊！李云龙拉了铁虎一把，说：“连长，我有一个想法，看行不行？”

“行不行，碰个头。”铁虎漫不经心地说。他的思绪还没有从李大增身上收回来。

李云龙的这个想法，在团里受领任务时就产生了。根据团党委对先行连这次训练指导思想的指示和要求，他认为应该把炊事班的刘金荣调到战斗班去。刘金荣是全团有名的文盲战士批判家，但由于他从新兵连一补来就被分到炊事班，军事素质比起其他新同志来就差一些。让他下班参加训练，把每个同志都能尽快地培养成能文能武的战士，这不就是完成战斗任务的最好的物质基础吗？类似这种“死角”人员，各个连队差不多都有，应该在这方面蹒出条路子来。不过，根据他对铁虎的了解，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连长多半是不会答应的。他有意停了良久，好让铁虎有个思想准备，才说：“咱们把四班作为这次训练的先行班吧，我想从连部调个人到四班去。”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铁虎竟听成“从四班调个人到连部去”了！他高兴地伸出大手，把李云龙的背一拍：“嘿——我说伙计，咱俩硬是两把号吹成了一个调——想（响）到一块儿来了！”

“噢？”李云龙愕然一愣。

铁虎接着说：“你这想法没问题！我是双手拥护，一百个赞成！咱们是全师训练先行，有个示范表演在后头压轴子，

这是对咱们的考验。谁不想在考验的节骨眼上落个好呀？”

李云龙越听越糊涂，不知他说了些啥。

铁虎由于兴奋，话兴正浓：“李大增这小鬼，聪明、活泼、有文化，当个通信员那可是狗撵鸭子——呱呱叫！”

李云龙恍然大悟，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好一阵，才忍住笑，说：“不，连长！这回咱俩可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根本没想（响）到一块儿！”

“啊？”铁虎睁大两眼，钉在原地不动了。

李云龙说：“我是说，调刘金荣到四班去。”

铁虎象被针扎了一下子似地叫起来：“哎呀呀，我的指导员！你可真会想花花点子啊！要是平常，倒还可以考虑，可这次咱们是先行，要给人家蹚路子，摸经验，做样子，任务已经够重的了，你再平白无故地给自己加个包袱背上，这这这，唉！这不是……”

“看看，刚才你还说担子越重越过瘾哩，咋一眨眼又嫌沉啦？你呀……”李云龙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担心的问题硬是出现了，于是便说，“这样吧，回去再跟连里其他几个同志商量商量，下午交支委会讨论决定吧。”

“也好。”铁虎一扫刚才的兴致，说，“你呀，总是拿着苦瓜当甜瓜啃。哼！”

二

支委会否定了要李大增当通信员的提议，通过了调刘

金荣下四班的建议。铁虎自然对此事忧心忡忡，满腹不快。但是，事隔一夜，情况突变，铁虎忧郁的面容又换成了笑脸。为啥？原因就出在副团长的动员上。

副团长是个说话、办事都喜欢干巴利落脆的人物，所以他的动员也是开门见山：“同志们！我为啥要亲自来给你们作动员？就因为你们要当全师的训练先行连！这次先行，不但要摸索经验，还要传经送宝到各团，进行五大技术比赛……”

“是示范表演，不是比赛，副团长同志。”指导员李云龙急忙提醒道。

“对对，不是比赛，是巡回做示范表演！这当然是个光荣任务，可为啥光荣？你们说！”

“因为我们要给全师部队做个好样子！”四班新战士李大增回答。

“嗯，是要拿出个好样子来，但我主要指的还不是这个！”副团长兴致勃勃地说，“我是说，你们要去用实际行动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前些天，咱们系统地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打了它个稀巴烂！现在，咱们眼睛擦亮了，劲头鼓足了，下一步就是要迈开大步放开手，大抓训练，用实际行动批判林彪搞文不搞武的黑货！”

“报告！我提个问题。”新下到四班的刘金荣举手扶枪站了起来。

“嗯？提问题？”副团长在这种时刻，最不愿别人打断了，但他还是说，“好吧，提吧！”

刘金荣说：“大抓训练，那革命大批判还抓不抓啦？”

副团长一听，笑了：“这，我可倒要先问问你了：你说，革命大批判是为了啥？”

“批倒林彪的反动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对。训练呢，又是为了啥？”

“保卫祖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它俩的目的有啥不同？”

“没有。”

“对了。”副团长笑道，“文批与武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要把它对立起来。再说，还有专门的政治教育时间嘛——喂？你不是炊事班的吗？咋……”

“我下班了。”

“啥时候？”

“昨天晚上。”

“啊？昨天晚上！”副团长听了这话，就象触了电似地心里一抖，脸刷地一下变了，“你坐下吧。”他说着把头扭向坐在前排左边的周铁虎和李云龙，铁虎急忙把头低了下去，而李云龙仍然把脸朝向副团长，既没有避开他那锐利逼人的目光，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拘束和不安。不用问，这准又是李云龙的主意！可是，面对全连，他既不能责问，更不便发作，只好又当不注意这回事。不过他在心里却已经告诉自己：李云龙——不，他们这些小年轻的，还不懂得这次先行连的利害关系，今天这个动员，必须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不然要捅漏子要砸锅！于是他接着讲：“先行连，用实际行动来批林彪那条黑线，就要拿出好成绩，拿下硬指标才行！训练这玩艺儿，可是硬斗硬的事，多一环，少一环；远一米，近一米，如同一碗清水，人家能一眼看到底！情况就这么摆在这儿，你们说，下一步，咋办？”

“勤学苦练，争取优异成绩！”战士们回答。不知为啥，声音高低不一，参差不齐，而且有的同志根本没张口。

副团长有点恼火了。要是换个别人动员，他看到这种情况，非狠狠批评一顿不可！可今天不行。他把头转向连长：“你说哩？铁虎！”

铁虎象个打足气的皮球，一按大腿“腾”地站起来：“示范就是任务，表演就是战斗，为给全团争取更大光荣，不拿下硬指标，决不收兵！”声音赛洪钟，震得饭堂嗡嗡响。

李云龙的两道浓眉渐渐收拢在一起。副团长和连长这一呼一应，他觉着怎么那样熟悉？这种情景，好象以前见过！但是，眼前要不要提醒副团长？他这个动员，已经离开团党委指示的精神，而别开门路了。这时，后面递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指导员：副团长同志的动员，似乎是在用‘争好’、‘夺标’来给大家提虚劲，是否提醒一下？——四班赵玉龙。”

李云龙的双眉展开了，心里坦然了许多。从刘金荣的提问题到这张纸条，他看到了批林批孔在战士身上焕发出的一种崭新的思想和力量，这种思想和力量，不仅足以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蔓延，而且必能帮助党支部战胜各种困难，

确保连队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前进。

这时，副团长正以十分赞许的目光望着铁虎。他喜欢的就是这种“豁出去”、“不耍命”的虎劲儿！他高兴地把拳头一挥：“对！训练就是要有你那股子劲头！”

李云龙在一张纸条上疾笔写道：“副团长同志，是不是根据团党委指示的精神，着重从训练的根本目的和‘深入批、促大干’方面阐述一下！？——李云龙。”

副团长的动员已近尾声，他接着刚才的话说：“为啥要有那股子劲头？因为好的成绩不是雪花雨点，它不会自己飘落到你头上来！”说到这里，他飞快地扫了李云龙和刘金荣一眼，接着说，“这就要求你们勤学苦练。俗话说：‘功夫不练不深，步伐不练没劲，本领不练不精，钢不炼不纯！’任务重，时间紧，你们就要‘练’字领先，‘干’字开路！好吧，是真金还是黄铜，就用行动来回答吧！”

副团长正要“收摊子”下台，李云龙递上了那张纸条。他一瞧，爽快地说：“好哇，我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讲话没稿子，信马由缰，说错了大家就提，就批，我欢迎。”他按照李云龙的提示又讲了一阵，但讲得没有刚才带劲、来神。

动员一结束，李云龙就把副团长请到了连部。

“副团长同志，”李云龙倒了杯水递过去，笑嘻嘻地说，“你刚才这个动员，有些地方可不够妥当，恐怕在训练指导思想上有问题。”

副团长向来不怕别人提意见和批评，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也不管是在人前还是在会后，他都听，现在也不例外。

他说：“不妥的地方，一会儿你们给大家讲一讲，改过来就是。不过，小李子，你把刘金荣调下班，可不对头呀！”

“是这样的，副团长同志……”李云龙想把他和支委会上大多数同志的想法作个汇报，可是副团长看了看表，打断了他的话：“我还得马上赶到山上开一个施工会议，你也别解释了，对刘金荣，两个方案：一个是‘突’；没有把握，就再让他回炊事班！”说罢，急匆匆走回团部去了……

三

训练一眨眼过去了五天。五天来，全连上下，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战士们，一个个都象拉起风箱的火炉，那劲头越烧越旺；干部呢，按支部分工，各负其责，一个个也忙得象个走马灯。这天晚上，熄灯号一吹响，李云龙估计连长又该走马上任帮刘金荣那几个新战士搞突击去了，一连五天他都没睡个安稳觉，怎行呢？于是便急急从饲养棚赶回宿舍，正好，与连长在门口撞了个满怀！

“干啥去？”李云龙横在门正中，见连长腰扎皮带肩挂手枪，故意这样问。

“咱们的老母猪下崽了，我到饲养棚去看看。小鬼们没经验，别叫老母猪把猪崽给压死了。”铁虎落落大方地说。

李云龙说：“我才给他们开了会回来，副连长搬到那儿住去了，你就别管啦。”

铁虎又道：“团里叫咱们十二点后加几个流动哨，我得

去给他们交代一下。”

李云龙忍着笑：“我已经交代过了，由一排长具体负责组织。”

“我……”铁虎手挠后脑勺，一时再想不起脱身之计了。

李云龙把他拖到里面，往床上一推：“你，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睡觉！”

铁虎知道破豆包露了馅，只好依从。

李云龙把铁虎那身洗净、压平的旧军装，从自己的被子下取出来，放到铁虎的床头边，又把他刚脱下来的这身沾满泥土的军衣按在脸盆里，从事先打满水的桶里舀上水，蹲下洗起来。

指导员帮自己洗衣服，铁虎并不在乎，因为他们是“长年互助组”，你帮我，我帮你的事，几乎天天都有。铁虎在被窝趴着身说：“指导员，明天的土工作业课目是不是往后推一推？要不就砍掉它一天。多腾出点时间练练射击、投弹、爆破什么的。”

“为啥？”

“嗨，这玩艺儿，反正就是那么回事！用上半天，给大家讲一讲，做个样子，让他们练个一动两动的也就行了。”

李云龙一愣，停住手中活计，说：“你是说，射击、投弹、爆破，示范表演的时候都是真枪实弹，人家看得清，好坏有标准；土工作业，那时候不一定人人都去做，做了也不一定都那么认真地去看，对吧？”

铁虎半开玩笑地道：“怪不得人家说你眼一瞥能入木三